

任继愈 / 主编

国际汉学

INTERNATIONAL
SINOLOGY



大家



任继愈 / 主编

国际汉学

INTERNATIONAL
SINOLOGY



大象出版社

F067/02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学术交流部
主 办

责任编辑 诗 哲
美术设计 郑建新
版面设计 毛尧泉

GUOJI HANXUE
国 际 汉 学
第三辑

任继愈 主编

大家出版社 出版

(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125 印张 455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825 册

ISBN 7-5347-2322-1/G·1917

定价： 28.90 元

编辑委员会

顾问：陈乃芳(Chen Naifang) 陈翰生(Chen Hansheng)

季羨林(Ji Xianlin) 饶宗颐(Rao Zongyi)

王元化(Wang Yuanhua) 周一良(Zhou Yiliang)

周常林(Zhou Changlin)

主编：任继愈(Ren Jiyu)

副主编：张西平(Zhang Xiping)

吴俊深(Wu Junshen)

杨煦生(Yang Xusheng)

编委：柴剑虹(Chai Jianhong) 陈来(Chen Lai)

※程裕祯(Cheng Yuzhen) ※高建平(Gao Jianping)

耿昇(Geng Sheng) 何其莘(He Qixin)

姜国柱(Jiang Guozhu) 焦树安(Jiao Shu'an)

李明辉(Li Minghui) 李凭(Li Ping)

李中(Li Shen) 李慎之(Li Shen zhi)

李学勤(Li Xueqin) 卢海燕(Lu Haiyan)

※孟华(Meng Hua) 庞朴(Pang Pu)

※宋柏年(Song Bainian) ※陶秀璈(Tao Xiu'ao)

汤一介(Tang Yijie) ※王健(Wang Jian)

武维琴(Wu Weiqin) 薛华(Xue Hua)

※严安生(Yan Ansheng) 严绍璈(Yan Shaotang)

※张德鑫(Zhang Dexin) 张义德(Zhang Yide)

卓新平(Zhuo Xinping) 李福清(Boris Rifitin)

(※为常务编委)

外籍编委：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杜德桥 (Glen Dudridge)
陈志让 (Jerome Chen)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谢和耐 (Jacques Gernt)
柳存仁 (Liu Ts' un-yan)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罗致德 (Otto Ladst atter)
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
史华罗 (Raolo santangelo)
安乐哲 (Roger T. Ames)
陈荣照 (Tan Eng-Chaw)
罗多弼 (Torbj òrn Lod én)
杜维明 (Tu Weiming)
弥维礼 (Wilhelm R. K. Müll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编辑部

主 任: 张西平 (Zhang Xiping)

编 辑: 李 明 (Li Ming)

马晓东 (Ma Xiaodong)

吴隽深 (Wu Junshen)

夏 言 (Xia yan)

目 录

文史新探

《坛经》版本刍议 李 申 (3)

程颐与道学文化的兴起

..... [美]包弼德 周 晋 译 (46)

古代隐逸文化与陶渊明 罗小东 (94)

汉学家专页

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教授及其著作 乌云毕力格 (119)

往者寥寥 来者了无

——记徐梵澄先生 孙 波 (154)

中国文化在世界

日本五山文学与宋明文学的关联和呼应

..... 王晓平 (163)

礼仪之争与中国宗教习俗的西传 善 渊 (178)

中西文化交流史

利玛窦著作中的科学和技术

..... [法]马若安 耿 昇 译 (203)

利玛窦对中国宗教和哲学的介绍 张西平 (217)

2 目 录

18 世纪的中国“政府”问题	
..... [法] 赫·哈尔德 耿 昇 译 (241)	
关于甘英西使	余太山 (257)

西学东渐史

王徵:西方思想的传播者	任大掇 (267)
严复《天演论》翻译中的科学精神	田默迪 (291)

宗教与文化

中国的民间宗教及其研究	方则之 (313)
中国伊斯兰教说林	秦惠彬 (335)
中国佛教中的自我与个体	
..... [日] 木村清孝 辛 岩 译 (367)	
评《中国思想中的道家理论》	
..... [美] 罗杰·T·艾米斯 汪桂平 译 (390)	

近思录

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看儒家在“范式”	
转型中的第一个落点	王 健 (401)

汉学研究进展

张衡研究综述	[奥地利] 雷立柏 (421)
1996—1997 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	史 睿 (435)
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	
项目	方维规 (467)

民俗学研究

- 中国的尚右与尚左 [法]葛兰言 简 涛 译注 (473)

汉学发达史

- 《中国回忆录》前言 郑德弟 译 (507)
- 拓荒者和引水者:莱顿大学的早期汉学家
..... [荷兰]包罗史 王筱云 译 (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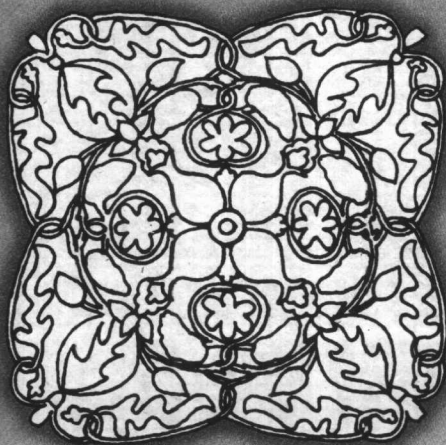
汉学机构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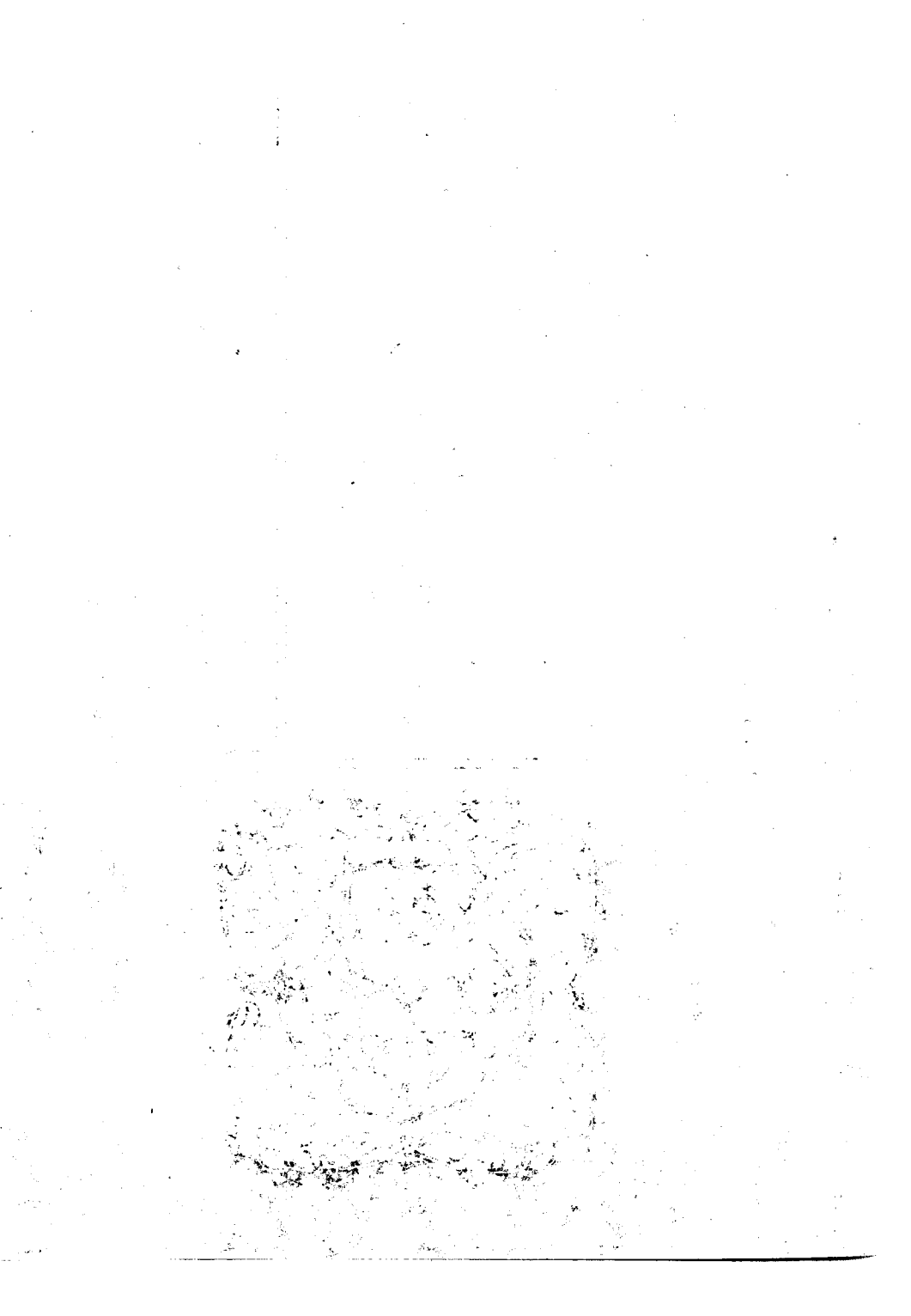
- 匈牙利汉学简史 [匈]鲍洛尼 张晓慧 译 (563)
- 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简介 张桂贞 (568)
- 德国马堡大学汉学系简介 [德]余佩荷 (578)

书评及书目

- 《汉学的概念及其现状》一文读后
..... [意]廖内洛·兰乔蒂 马 琳 译 (583)
- 意大利近期汉学书目摘录 李 伟 (587)
- 《国际汉学》第一、二辑目录 (594)
- 第三辑英文目录 辛 岩 (601)
-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简介 (601)
- 编后 (602)

文史新探





《坛经》版本刍议

李 申 ●

一、宋明清《坛经》传本诸说

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南阳慧忠国师语》，惠能弟子慧忠曾说：“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若慧忠此说为真，则惠能逝后不久，《坛经》的版本就不能统一了。

“景德”是宋真宗年号之一，时在公元1004至1008年间，《景德传灯录》所作，距惠能、慧忠已有二三百余年。所记慧忠的话是否属实，已难查考。早于《景德传灯录》约20年的《宋高僧传·唐均州武当山慧忠传》就没有这一段话。后于《景德传灯录》约250年的《五灯会元》，其《南阳慧忠国师》节也没有这一段话。因此，这段话真实程度如何？和《坛经》是否被人“添”、“削”改换，同样难以证明。

明确自认删削了《坛经》的,是宋初(一说晚唐)僧人惠昕。惠昕在《六祖坛经序》中说:

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坛经》,流传后学。

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

于是他对这文字繁多、令人“初忻后厌”的古本《坛经》进行了删削。据学者们研究,从20世纪前半期开始,陆续发现的《坛经》日本兴圣寺本、日本真福寺本、日本金山天宁寺本、日本大乘寺本,都是惠昕本的刊本或抄本。据胡适统计,惠昕本约1.4万字。

若惠昕序言所说为真,则惠昕所见的古本《坛经》,大约要多于1.4万字。

惠昕以后大约90年,即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僧人契嵩得到了称为“曹溪古本”的《坛经》,契嵩对此加以校勘,由吏部侍郎郎简出资刊印(参见:郎简《六祖坛经序》)。杨曾文教授认为,契嵩所校的本子,就是惠昕曾据以改编的“古本”。^①不过,契嵩所校的古本,原貌究竟如何?甚至契嵩是否真的见到了古本?学者们曾有不少的争论。

到了元代,僧人德异说自己发现了《坛经》古本,并立即将此古本刊印。明代开始,许多《坛经》版本前面都载有德异为刊印古本《坛经》所写的序,其序言称:

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徧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原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与诸胜士同一受用。

据杨曾文教授说,朝鲜流行的《坛经》,几乎全是德异本。从明代开始,被称为“曹溪古本”的,也就是德异本。而德异本“很可能

^①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

就是契嵩本”。^①这个本子有2万余字。

德異刊印古本《坛经》的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僧人宗宝将三种《坛经》版本合校，编定了一个新的版本，现在通称为宗宝本。在跋文中，宗宝写道：

明教嵩公常赞云：“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

诚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讎，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

从明代起，佛藏所刊载的《坛经》，以及各种《坛经》单行本，大多是宗宝编定的《坛经》。《坛经》宗宝本，从明代开始就成了最流行的《坛经》版本。

清朝初年，王起隆据万历初年所刻曹溪原本，激烈批评宗宝改编《坛经》是犯了“四谤罪”，即增益谤、减损谤、戏论谤、相违谤。其中最主要的改动是：1. 将古本皆为四个字的章节名称都改为两个字；2. 将古本第一章分为两章，第九、第十两章合为一章。在有些章节之内，也有分割段落、前后移动的。3. 对正文有增、有删、有改，还将有些正文变为小字，好像是后人所加的注释。在王起隆看来，《坛经》是六祖心髓，一字不容增减，也不容窜易和颠倒。所以他要蒋曹溪古本重新刊行，以消除宗宝本的影响。

据杨曾文教授的研究，宗宝本和德異本（也就是曹溪古本）相比，并没有重大改动。如果宗宝本确是如此，则王起隆就不必那么严厉地批评宗宝。

宗宝说自己“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如果宗宝看到的三个本子中有曹溪古本，则古本中已有弟子们请益机缘的内容，不是宗宝新增。或是宗宝所见三个版本中没有曹溪古本，那么，宗宝编定的本子和被称为曹溪古本的本子如此接近，也不易理解。

^①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宗宝本在流行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变动,但差异不大。如果从永乐年间佛藏刊载宗宝本《坛经》算起,在此后 500 年左右的时间内,宗宝本《坛经》,几乎就是《坛经》的定本。类似王起隆那样的努力总有人在做,但都无法取代宗宝本的正宗地位。

二、敦煌本发现后的《坛经》版本说

1923 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在斯坦因从中国掠走的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坛经》写本。矢吹对此本加以校勘后,载入日本《大正藏》。十余年后,铃木贞太郎(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合作,据日本兴圣寺本,即惠昕本系统的《坛经》对敦煌斯坦因本进行校订,称《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学者们往往简称为“铃木校本”或“铃校本”。

敦煌斯坦因本(或称斯本)《坛经》的发现,使人们对《坛经》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本子仅 1.2 万字左右,且语言朴质,而且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据日本柳田圣山所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中之《解题》,则敦煌本《坛经》约成于公元 780 年,早于惠昕本约 200 年,字数也比惠昕本少。

敦煌本《坛经》的发现,使人对宗宝本《坛经》的正宗地位产生了怀疑,为了弄清《坛经》的原貌,学者们开始广泛地搜集各种《坛经》版本,并进行比较和研究。被认为是惠昕本系统的诸种版本,就是在敦煌本发现以后被发现的。

日本柳田圣山所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所收版本为 11 种。此外可能还有一些未收的版本和一些不完整的《坛经》残片。

上述十多种版本,被归为四个系统: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如果主要顾及内容,而不注重于编排,则宗宝本和契嵩本又可归为一个大的系统。这样,四类版本又可归为三大系统:

1. 敦煌本,约 1.2 万字;

2. 惠昕本,约 1.4 万字;

3. 契嵩—宗宝本(包括中间的德异本或称曹溪古本),约 2 万余字。

三大系统在内容的多寡方面有着重大差别。这单从字数的多少就可看得出来。

此外,敦煌博物馆还藏有一部完整的《坛经》写本(简称“敦博本”),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中,亦有一不甚完整的《坛经》写本,它们都是敦煌本系统的不同抄本。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些《坛经》版本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对于诸本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坛经》有一个原本,后来的各种版本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增删而成。

另一种意见认为,《坛经》并没有一个原本,晚出的本子其内容未必晚出。

认为《坛经》有一个原本的学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认为,敦煌本《坛经》就是最接近原本的古本,或者认为敦煌本就是原本,甚至认为敦煌本就是法海所记的、惠能大师说法的实录,惠昕本、宗宝本等,都是在敦煌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比如胡适,他的《坛经考》列出了一个《坛经》的演变图,其图形如下。

依胡适所说,《坛经》是惠能弟子神会所作,敦煌本就是神会所作的原本。胡适晚年甚至认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 6000 字”。^①

胡适《坛经》演变图:

① 《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 年,第 23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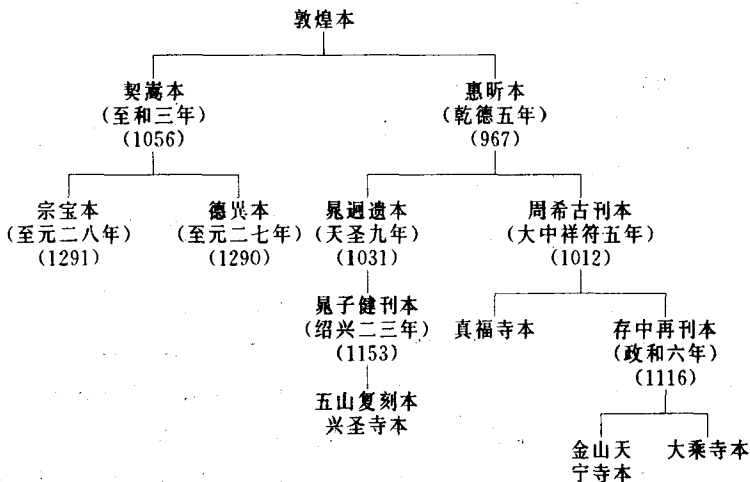
曹溪大师别传《坛经》古本(敦煌写本)

契嵩三卷本(宋至和三年)(1056)

宗宝增改本(元至正辛卯)(1291)

明藏本

日本石井修道作有《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其图形如下：^①



依据石井氏的这张图，已知的所有版本都是由敦煌本演变而成的。

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郭朋教授的《坛经校释》，这是作者在《坛经对勘》之后，对《坛经》进一步研究的成果。该书直认敦煌本《坛经》就是法海所记录的《坛经》，因而称敦煌本为法海本，并且指出：“法海本《坛经》，基本上确可以说是慧能语录（因而确实可以把它当作慧能的思想‘实录’来看待）”，后来的版本都“对《坛

① 据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192页。

经》进行了肆意的窜改”，并且“愈是晚出的《坛经》，就窜改愈多，就愈多私货”（见该书第14页）。

《坛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当是杨曾文教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该书所说的敦煌新本，就是敦博本。作者以敦博本为底本，参以敦煌本、惠昕本及其它资料，作成了一个新的校本。书后附一长篇《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其中也列有一幅《坛经演变示意图》^①。其图见下页。

杨曾文认为，《坛经》祖本经法海→道际→悟真所传的，是敦煌原本系统；由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所传的，是惠昕原本系统。惠昕原本成书晚于敦煌原本，被人所添加的内容也更多。其结论仍是说，敦煌本最接近祖本，其它版本都是在接近敦煌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持类似见解的还有一些学者。可以说，上述见解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关于《坛经》版本演变的主流见解。

三、一点不同的意见

上述见解的主要依据，可归结为三条：

1. 从时间上说，敦煌本最早，其后依次是惠昕本、契嵩本、德异本和宗宝本；
2. 从内容上说，则依时间先后顺序，逐渐增多；
3. 上述两条，使人很容易得出结论，《坛经》的内容是随时间推移而由后人逐渐增补的。

上述结论由于两条重要的旁证而得到了加强。一是《景德传灯录》所载慧忠的话。慧忠当时就慨叹人们“把他《坛经》改换”，何况后人！二是惠能的传法偈。敦煌本有两偈，其它本只有一偈，更

^①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